

海

外生活

兰卡斯特 (Lancaster) 原来是一座城市，让我失望。它跟美国的其它小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灰蓝的天空下，一样的高速公路，一样的旅店和快餐店排列在公路两边，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而且我从来就没想过兰卡斯特会是个城市。本来以为一到兰卡斯特，就应该看到一派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





(一)

兰卡斯特 (Lancaster) 原来是一座城市，让我失望。它跟美国的其它小城市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灰蓝的天空下，一样的高速公路，一样的旅店和快餐店排列在公路两边，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而且我从来就没想过兰卡斯特会是个城市。本来以为一到兰卡斯特，就应该看到一派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

十几年前就听说过阿米什人，知道宾西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是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也知道阿米什人是一些从事农业，手工业，不用电，不用自来水，不开汽车，自给自足的人们。还特别清楚地记得着当年曾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他们曾退回政府补助的资金，完全靠自力更生经营自己的生活。虽然我们离兰卡斯特不远，但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前几天美国和加拿大的东部大停电引起许多大小城市瘫痪，就很想看看阿米什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有了此行。

一路失望绕过市区，到了旅游访问中心，在这里被告知，今天是星期天，见不到阿米什人，都去教堂了。许多地方也不开放，只有阿米什农庄例外。失望之余，仔细流览了展览的橱窗，原来有生意头脑的商家竟然在这里开了120个外销点。还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了刘易斯那英俊的照片，原来他在西行探险之前，曾在兰卡斯特学习了野外生存的技能。

门口的服务台上摆着几个杯子，上面有蓝色的兰卡斯特和马车图样，每个只要3元。拿起一看，中国制造。旁边有说明：买一个杯子，有机会通过抽奖赢一条阿米什人用手工缝制大床罩。床罩就悬挂在访问中心，极其漂亮。服务台上的老人使劲说：床罩完全是手工，价值近千元呢！为什么不试一下？我们很听话地买了一个杯子，填写了住址和电话。他一看地址说道，你们离的不算太远，能省我们的邮费，去年我们寄到明尼苏达呢。好象我们已经赢了似的。但无论如何也感谢老人家

的好言好语好心肠。

正要走，突然发现老人身后的电影院，一问，还有5分钟就开演。好险，差点错过了。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就在最后一排坐定，准备看专场。谁知最后又进来一家头顶戴小帽的犹太人。电影虽然很短，但终于看到了本应当在路上就该看到的美丽乡村和红色的廊桥；看到了春种秋收的阿米什人；看到了他们的运输马车。我这时才知道我们还没深入到阿米什人住的乡下，原来“城乡差别”是如此之大！从电影里也知道了这里的阿米什人的祖先来自德国。当年他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军队残杀，从德国漂洋过海到了北美大陆，一部分人在加拿大安了家；另一部分在美国落了户。快三百年了，这里的阿米什人仍然十分虔诚地遵守着清规戒律，扎根农村，对现代化的进程视若无睹，面带微笑过着慢节奏的农耕生活。

(二)

出了旅游中心，路上再看到旅店，快餐店，游乐场已经不见怪了。驱车快到阿米什农舍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红色的廊桥，因为看过电影《廊桥遗梦》，第一次亲眼见到真正的廊桥，非常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廊桥就在大路边儿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从桥边插身而过。一边是现代化的汽车公路，一边平行的是“原始”的廊桥，看上去有点莫名其妙的不协调。廊桥似乎应当出现在广袤的乡下，配上乡间土路。这么一想，连张照片都懒得照了。

到了阿米什农庄，我们还以为就到了乡下，其实不然。所谓的阿米什农庄只是一座农舍，一个小型的农场组成。我们就先从农场开始自由参观，只见里面圈养了牛，羊，猪，鸡等家畜和家禽，还养了两只几乎没羽毛的孔雀。这么多动物关在一起，空气中的味道很重。我们还看到了废弃了的烧砖的炉子，取水的泉。还有一头

假奶牛让小孩子挤牛奶玩。一辆马车让游人乘坐，每人4元。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供游人参观，里面展览着原始的工具和车。另外还有一个为游客准备的餐厅，我们进去一看，玻璃罩下摆着的食品实在不和我们的口味，再加上看到一只苍蝇在飞来爬去，赶快退了出来。整个农场最让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反映阿米什人的机械化程度，高空中转来转去的风车了，风车下面连着一个铁家伙在那里不断地上下点头—这就是阿米什小农场，周围则是喧嚣的城市。说穿了，这个所谓的农庄只是一个旅游景点，不是真正的乡下。可能是当地旅游部门搞的一个“样板”供游人参观。看来，不仅廊桥成了农场的摆设，连农场也是城市的一个摆设。我们还是没有远离城嚣。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摆设的景点，我们也不可能到阿米什人家里随随便便登堂入室，在人家的农场里溜溜达达。

在农场的空地上，还有一个棚子开辟成了市场，专门卖女工制品。各种花色图案的床罩，被子，枕套，围裙，琳琅满目，巧夺天工，一切的一切全是手工缝制。价格绝对不菲，一条被子接近千元。想想所花的时间，也得值那么多。问题是那么漂亮的东西真让人有点舍不得用。有一个女士一边招呼顾客，一边飞针走线地缝着一条床罩。床罩绷在一个象担架的架子上，只见她一只手在下，一只手在上，针在床罩上下飞快地游走。我问她，针是不是弯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她一笑说不是，停下来让我看。果然是直的，但又细又短，只有2厘米长短。我先生问，这么细的针，穿针很难吧？女士一笑，马上把线拽了出来，顺手又穿了上去，我们看得傻了眼，真不可思议。她告诉我们，她完全是凭感觉，不是靠眼神。说完话她低头接着缝，这次我看清楚了，之所以缝得快，她中指的顶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顶针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用的顶针是个小铁圈，而她的则象个笔帽，套在中指上运用自如。

我没敢问她是不是阿米什？



(三)

虽然我们没到乡下看到大片的阿米什农场，也算看到了一个农场的缩影。我们接着参观了阿米什的农舍。首先进入的是“会议室”。会议室里面有六排长条

凳，一边三排。阿米什家庭入座时分男女，各坐三排，面对面。我们游客随便入座，不分男女。阿米什人每日的许多活动就从这里开始。解说是当地旅游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站在家长的位置上，慢条斯理地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他告诉我们，这里的阿米什人基本上经营家庭小农场。他们种地仍然是用马耕种，不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这样就需要很多人手，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很高，每家大都有八个左右的孩子。由于他们的宗教反对积累财富，谁家收成好，生意好，除了自家够用外，剩余的财物都帮助了其他需要的人。大家都自觉遵守这个互助原则。因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每家都能过下去。没有人趁人之危把经营不善的农场吞并，自己发家致富搞扩张。家庭的盈余另一个用途就是帮助有病的人支付医疗费。他们没有医疗保险，高昂的医疗费用就全靠本人和其他人的资助。对于阿米什人，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觉得之所以这样，既有宗教信仰的感召，也是他们人性善良的体现。

根据解説的介绍和我们的观察，下面归纳一下阿米什人的衣食住行教育。

衣—衣服可能是区分阿米什人和其他人最明显的标志了。我们在匹兹堡和马里兰也看到过阿米什人，就是从他们的服装知道的。女人的服饰可能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先从阿米什人的女装说起吧。刚说过我之所以从我们当地能认出阿米什人，就是从她们的装束“打扮”得知的。要说“打扮”，其实不确切。因为阿米什人是禁止女孩子打扮的，她们禁止戴一切首饰，连扣子都归为首饰类，因此她们的衣服根本没有扣子，更别说脂粉钗环了。只有没受洗的小女孩的衣裙上可以有两个象征性的扣子，一旦受洗后，坚决不允许再穿有扣子的衣裙。一般的受洗年龄是十六岁左右，我们中国人称为花季少女的年龄。这些受洗后的花季少女的日常服装也有严格的规定—一律深紫色的长裙，外罩黑色的长背心式套裙，头戴黑色的帽子。结婚和受洗的服装是白色的套裙和帽子，长裙的颜色也不一样。平时上教堂也有严格的规定的服装。结婚以后可以带白色的帽子了吧，我没太记清楚。只觉得好象放宽了点。但带帽子是肯定的。最后提一下，我们的解説唯一的一句幽默就是：昨天是我妻子的生日，她要是认为扣子是首饰该多好。众笑。

禁止打扮？现代人可能觉得有点过分。解説指着墙上的镜子说，女孩子照镜子是检查衣帽是否整洁，不是看自己多漂亮。男孩子呢，是检查胡子是否刮得干干净净，没结婚的男孩子上唇严禁留小胡子，必须刮的干干净净。原因是当年屠杀他们祖先的军人留着小胡子。但婚后下巴可以留胡子。男人的装束显然放宽了不少，但也是比较保守的，上教堂，得穿黑色制服，带黑色的礼帽。礼帽有好几种，我们的解説拿起一种，解释一番，但由于他把解释完毕的帽子往客房的床上一扔，引起我的一丝不快。我觉得他的举动多少带有点不礼貌不尊重的成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家的帽子？这样一来，精神不集中，下面就听得不太仔细了。再说，我对男装本

来也没太大的兴趣。

食一说来惭愧，我们吃过一点阿米什食品，但不是此行。在里我家不太远就有一家阿米什市场。我曾去过去一次。买了些菜，油炸黄豆，一块夹心面包。本来当时想在那里吃饭，因为要排长队，只好作罢。很久前，在匹兹堡买过一个黑莓派。因为当时看到那个八岁左右的阿米什小男孩很心疼，胖乎乎，红扑扑的一脸淳朴，小小年纪就和父亲出来卖东西，就买了他点儿东西。对于他们的食品，我只知道这点。

住一阿米什人的住房相当不错，说是农舍，但楼下两层，宽大舒适，让我很吃惊。不知是他们的房子很现代呢，还是现代的房子还是保持了老传统。楼下有一间开辟成了礼品店。只让我们参观了楼下的“会议室”，厨房，楼上祖父母的房间和客房。厨房和我们现代的厨房差不多，有炉子，餐桌，还有一个冰箱！我问为什么会有冰箱？解说道，冰箱不用电，用丙烷天然气。厨房墙上有一面镜子，解说给我们讲了“照镜子”的故事，上面我已经说了。

祖父母的房间的房间宽敞明亮，全是地板，蓝白二色的花床罩漂亮极了。就在这里，解说拿下墙上挂的各种女装，一件一件介绍了半天。又在隔壁给来访的第三代住的客房里，拿起男装，帽子又说了半天。在没进客房之前，解说就警告我们，客房里还摆着一个开着的空棺材。我一听，差点不想进去了。进去一看，果然在门口靠墙摆着，跟床平行，吓得躲到了窗口，可那些美国人根本不在乎地站在边上，其中一个还拎着个婴儿。看来各民族的风俗真的不一样，小孩子住在这个房间里也不害怕。

行一平时出门，可以乘公共汽车，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但不能坐飞机。如果要去欧洲，也只能乘船，当年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来到了美洲大陆，后代们仍然遵循。但是，对男孩子似乎格外开恩，允许他们穿着旱冰鞋来来往往。

税一阿米什人没从政府得到过什么，但政府一视同仁地向他们征税，他们只是通过法庭免去了退休养老金的税，因为他们根本不从政府领取养老金。其它各种联邦税，州税等等应有尽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交税完全是自愿，因为一方面是他们认为自己也使用当地的公路等基础设施；另外就是，交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通过交税，表明他们也是社区，社会的一部分！

教育一阿米什人有他们自己的学校，所谓学校，三百年来仍然是一间教室的规模。八个年级在同一屋檐下，只有一个老师。当年的美国乡村，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的学校比比皆是，象《草原上的小屋》所描写的那样。阿米什人至少会两种语言，德语和英语。他们的《圣经》是德语，孩子们自然要学德语。政府特别批准阿米什学生可以只受八年教育（一般是十二年）。所以学生们上完八年级就毕业回家务农了。只有少数例外，继续到外面的世界接受“再教育”。

(四)

解说告诉我们阿米什人是新教徒(Protestant)，但是好象不完全对。新教徒自16世纪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出来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英国新教徒为了逃避天主教的迫害辗转奔波，一部分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了美洲新大陆。而德国的阿米什人则是新教徒的一个不同的分支—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因此受到了天主教和“正宗”新教徒的共同迫害。由于宾夕法尼亚的创始人威廉佩恩的宗教宽容政策，阿米什人在1720年左右到了这里。解说告诉我们宾夕法尼亚的阿米什人还有一部分来自瑞士。

当年阿米什人刚到宾夕法尼亚州时，其他先到的移民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德国。谁知德语“德国”的发音跟“荷兰”差不多，人们还以为他们来自荷兰。他们居住的兰卡斯特也就成了“荷兰郡”。我也因此以为他们来自荷兰。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一部分人离开了，有的人离开又回来了。由于宗教，社区，家庭的凝聚力，总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永远地留在这块土地上。到了近代，一部分人年轻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父母也认可，也让这些游子出去谋生，也欢迎他们回来。解说还说道，昨天就有一家的孩子开着汽车，拎着笔记本计算机来看他的父母。这种事也不算大逆不道。毕竟又是一个新的世纪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所见所闻，最感慨的就是阿米什人本想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远离现代化进程的尘嚣。但好象不那么容易。“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他们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我等芸芸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游客们开着各种车辆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游览。一百多个商家们更是从城市半包围了这片农村。这个“世外桃源”式的地方反而受到外界的关注。听上去多少有点无可奈何。但也不可否认，当地的旅游业也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我们也是买了门票参观，也算为当地的旅游业做了贡献。而且还准备下次专门到真正的乡下看看。

我还想到，当我们有些同胞为融不进所谓的美国“主流”社会而苦闷时，人家阿米什人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主流不主流。但是，就从他们即使从不向政府伸手，也主动向政府交纳各种税收，他们的的确确地加入了社会主流，具备了主人翁的精神！我觉得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各个支流汇合而成的，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支流汇成了主流。

说到这份上，我们这些尽情享受现代化便利，同时又在大量挥霍地球的宝贵资源，造成铺天盖地的污染和能源危机，与时俱进的现代人，对于这些淳朴自然的阿米什人的选择，除了理解和尊重，还能有什么？！



看见有人在坛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贴问买钢琴事，心诚可鉴，咱也来跟着凑个热闹吧。

买什么样的钢琴，各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俺只谈个人看法，尽挑大实话说。下面俺就为啥买琴？买什么样的琴？多少是合理的价格？以及一些与这个话题有关的问题，随便聊聊个人的经验和看法，算是闲聊。谁若觉得俺说的有道理，把酒准备好；觉得是胡说八道，那俺分文不取。

目的：如果纯粹为了个人业余爱好消磨时间，那就拣最便宜的买个旧的，能听个响就行。而且以后再卖琴时，碰上个不懂行的，也许还能赚个一百两百的，但若是新琴，这便宜想都别想。可若真要让俺说实话（不是打击买琴人的积极性），其实连买旧琴都没必要，先租个琴二十美元左右一个月，花半年时间，看看你到底真正能坐在琴凳有多长时间（聊天不算），然后再决定买不买。

类型：不管哪个牌子的琴，只要是横着的，无论从音响，音色，外观哪个方面讲，都比竖着的好！这不仅事关琴弦长短，还有琴锤，共鸣箱和音板设计上的不同，等等。如果兼为摆设，自然非GRAND不可。如果在你那豪宅里，摆上一个大GRANDPIANO，三十万的房子让来买房的人看，值三十五万；若自己看，四十万都不止，而且看着真的是很气派，很高雅，很有艺术沙龙的气息。一句话，怎么放，怎么好看，特抬屋子！

大小：这没什么好说的，钢琴自然是越大越好！大琴琴弦长，自然更响，且音色更“厚”（这个“厚”字，只可听，不可言），特别是低音域部。从专家的角度看，GRAND钢琴至少要6英尺以上的，University of Houston的钢琴系主任就是这样告诉俺的（因为她先生是我女儿的钢琴老师。此外，大琴和小琴的琴锤打击力，有很大差别。如果俺没记得不错的话，Yamaha C2的打击力是12公斤，而C3是17公斤，当然这是指同一个音用同样的力度去弹奏，去想象一下音响和音色有什么不同吧。

牌子：如果不在乎票子，首选当然是Steinway。这是没什么可说的，这是档次的象征。Steinway有两种，German Steinway和New York Steinway。价格差别很大。这两种Steinway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区分（关于这一点，我得留一手，不告诉你们，哈哈）。除了Steinway，现在卖得最好的，当属Yamaha，再就是Kawai。Baldwin据说是美国产的最好的琴，但普通大众鲜有买者。南朝鲜琴以价格取胜，但质量和音质（色），据说Grand Yang Chang还不错，其它的嘛，就不说了。俺家第一个琴是南韩的立式Samick，买的新琴。一个在美国拿了作曲Ph.D的朋友说，这琴有股“钢丝味”（呵呵，要不咋叫钢琴）。另外一位刚来美国不久曾是广州乐团指挥的朋友，有一次顺手弹了一下，俺赶紧抓住机会问：“这琴怎么样？”人家的回答很有“味道”：“嗯……，嗯……，和国内的琴差不多！”俺十几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国内的琴到底如何，反正大伙自己琢磨吧。要俺说，买琴的若真想在GRAND里面挑，还是YAMAHA吧。

YAMAHA：若真的决定要买GRAND Yamaha，据说YAMAHA GRAND里最受欢迎的是C2（5' 8"），比C1贵不算多，但音质好得多。C3比C2就贵出许多，但音质提高并不大（这也是俺听别人说的）。据俺的了解，C1和C2在用材和设计上是一样的，但从C3到C6，很多部分的用材和设计有很大改变，特别是在琴键和琴锤部分，比如前面提到的打击力，等等，这就是为什么C3和C2价差比C2和C1大的原因。前面好象有一网友谈到有Salesman说YAMAHA C2是用夹板作的，那可真的是胡说八道！那些Salesman没几个好东西（如果你听了俺买琴的故事），那样说显然是想把卖不掉的琴推销出去，因为YAMAHA不愁卖不掉。

价钱：俺想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好！现在就假定你决定买YAMAHA C2，一般琴行里的开价是2万美元左右。显然琴行的这个要价稍微“黑”了一点儿。那么C2、C3的“合理”价格是多少呢？诸位可以按我说的去作个参考。两年前俺买C2时，连可升降的Performance Chair

(单买要400美元左右)加运费, 1.65万美元。照俺的指点, 另外两个朋友买C2, 一个1.6万美元, 一个1.58万美元, 但都没有俺买琴时带的那种琴凳。第三个朋友买了个C3, 正好2万美元。当年和俺一起去买琴的朋友, 原本想买C3, 砍价到2.1万(包括琴凳和运费), 后来决定买了C6, 2.6万。这下该知道C2、C3以及C6要多少票子啦吧? ! 再告诉大伙一个商业机密(卖琴的是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的, 但俺有一朋友是干这行的, 所以……): C2在美国西岸的到岸价格才1万! 所以, C2 1.6万, C3 2万, C6 2.6万, 在俺看来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了(总得让卖琴的有口饭吃吧)。如果谁还想再往低砍, 那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调琴: 通常所说的调琴(Tuning), 是指调音准(显然是废话)。有人曾问若琴放在地毯上和放在(硬木)地板上有什么差别? 答案是: 差别很大。前者音色柔和但可能发闷, 后者音色明亮, 可能会有金属味。这种情况可以调整。这种音色调整叫Tune voicing。一般买琴时琴行给两次free tuning, 其实是指调音准而不是调音色, 调音色要请专业的调琴师, 很花时间, 也很花票子。

结语: 这是写给所有感兴趣的网友们的。如果真的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在钢琴有所“成就”, 建议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 一步到位—GRANDPIANO! 倘这样说是绝对有道理的: 假定天才的程度一样, 勤奋的程度一样, 在GRAND上练出来的指力, 跟在立式琴上练出来的指力, 那差别可就大了! 倘女儿学了12年琴, 前8年一直是在立式琴上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架南韩的Samick), 换到YAMAHA C2上弹, 刚开始时居然弹不动, 很费力。想想看, 若真要参加钢琴比赛, 一开始就在GRAND上练出来的孩子, 在力度和琴感上, 要占多大的便宜? ! 再说了, 有谁见过哪个钢琴比赛是用立式琴的?

就瞎扯了这么多, 算什么呢? 就算闲聊买琴吧!

点点趣事 (一) 琉璃猫



引言

在国外飘荡了十来年, 还从日本跳到了加拿大, 除了学得一些知识, 包括国外的风土人情外, 最大的收获就是得了第二个孩子, 一个按照独生子女政策不应当来到这世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打从我这高龄产妇生下的第七天起, 就因医院的误诊给全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小名一点点的诞生。尽管孩子满月后, 那“警报”解除了, 但那小名却伴随他至今。在日本, 我由于签证关系没有出去工作, 这使得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守护着孩子, 关照着他的成长。我关注着他, 从爬行到迈步, 从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 他由小到

大, 又由无知到知之较多, 这其中感受到的是带第一个孩子所未曾体验过的一番情趣。现在把它写出来, 与朋友共享。

(一) 胖娃娃误称作“点点”

点点是在日本出生的, 出生时体重达4093克, 就这么一个胖娃娃, 怎么就被冠以小不点了呢? 这还得从日本的医疗体系说起。

在日本, 不管是哪国人, 也不论是否向政府纳税, 只要是合法居住的人就都能够享受到政府的医疗保障, 这种医疗保障称为国民健康保险, 其保险费用根据收入



而定。尽管日本各市区的福利有所不同，但各地区政府都极其重视生育工作。当时我所在的市对孕妇每月免费检查一次，每日免费提供半斤牛奶，直至孩子三岁为止。同时政府为各户补助产妇住院费用，无收入的家庭除了得到政府补贴外，又可被医院免除住院费用。也就是说高收入家庭，如果在普通医院普通病房里生孩子，则无需费用；而低收入家庭在一般医院生孩子，则可从政府补助部分得到近2000多美金的补助。如此一来，合法居住的产妇在日本生孩子不会有太多的经济负担，跟着哪里的医疗程序走就可以了。

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被孩儿他爹送进了医院，在护士给我手腕上带上号码条后，就被送进待产室观察。因为忘记带“母婴手册”，且医生估计待产时间还很长，故让孩儿他爹回家去取。而就在孩儿他爹走后不久，孩子等不及就匆匆地降世了。当医生抱着脚脖上栓有和我同样号码的孩子问我是否有人在外面等候的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丈夫是允许陪伴妻子的），我很尴尬地回答没有，随后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于是就在产房里，我听到护士把电话打到了家里，那一刻我真是很感动，也忘却了不少自己的疼痛。

两个小时后，我走出产房，看见了孩儿他爹、女儿和母亲，也看见了女儿手捧着的花篮，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劳累我的眼睛让泪水浸泡得模糊起来。这时女儿指着走廊旁边的大玻璃窗让我看：透过窗户我看不见了一排排有机玻璃做的小床，床头上挂着一个牌子，牌上写着孩子的性别、体重、身长及出生时间和母亲的姓名，床上是一个个又白又嫩的婴儿。12岁的女儿告诉我弟弟是那房间里最重的一个。那时日本人已流行生体重小的娃娃，因为这样对生产的母亲有利，而我还是九斤老太的观念，很为自己八斤多重的儿子自豪。

我们四人来到病房，这是一个三人的房间，每个人的床上都有从棚顶吊下的帘子，拉上帘子一床一桌就构成了自己的空间。因为医院里提供三餐，家里人待了一段时间就都回去了。那一夜，医生让我好好休息，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我被护士呼唤着同其她母亲一起走进了婴儿室。

走进婴儿室，灯光明亮，温度适宜，但躺在床上的婴儿们却大都咧着嘴在哭，那哭声此起彼伏，好似菜市场上那不和谐的叫卖声，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大合唱”，心里着实不安，赶紧顺着床头上

的牌子找自己的儿子。抱起儿子，护士发给我一张纸，就开始教起我来：换尿布、称重（记录）、喂母奶（二十分钟）、称重（记录）、用奶瓶喂奶（记录）、换尿布。根据记录，就可以知道孩子吃母乳多少，人工喂养多少。因为是同很多母亲在一起，看着众多母亲的操作及婴儿的表现，虽然感觉有点像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原始部落，但内心有一种充实和自信的感觉。而这与当年在国内生大女儿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因有妇产科医生嫂子的保驾，且医院离家太远，故孩子生后不到十二小时就回到了家中。但是，初次抱起这么娇嫩的小东西，心中着实充满了忐忑与不安。那一刻，在婴儿室里，我突然觉得社会进步和文明产生的同时，也使人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些在耳濡目染中可以得到的基本技能或者本能。拿喂养孩子来说，当年我们母亲的母亲，都是很小就会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邻居家中看到学到，而不需上课学习，且当她们自己身临其境时，因为有母亲在身边，应该不会感到太恐慌。。。。。

再以后的几天里，产妇们都由护士每三小时叫去喂奶，由此逐渐熟悉了程序也熟悉了婴儿。对于正常生产的产妇，将在医院住满五日后出院。产后的第三天，产妇就被允许去洗澡，也鼓励母亲白天带孩子住在一起。白天里护士会就母乳喂养和婴儿洗澡等问题，开设一系列临床课程。我的儿子因为个头大，身体好，曾被抱去当了洗澡模特。看到熟睡的孩子安然地躺在澡盆里，才知道月子里睡着的孩子也可以给洗澡。护士说孩子饿了和饱了不要动他，其余时间都可以给他洗。

就这样到了第六天早上，我们去抱孩子准备出院时，才发现孩子除一只脚脖上带着挂号条外，脚后跟还有一个绷带。护士说这是抽血检查先天性疾病。我们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是一项指标有问题，要回医院重新抽血。第二天，惶惶不安的我们带孩子回到了医院。就诊时，我只听懂医生说的有问题，却听不懂医生说的医学术语，但从护士神经兮兮般地给孩子量身高体重的表情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我还胡思乱想的时候，又被请到了门外。坐在门边，听到孩子嚎啕大哭，我好似百爪挠心，难过万分。好在时间不长，护士将孩子抱了出来，同时塞给我一张上一次验血的纸条，纸条上在写有日语“クレチン”的项目下，有一个“\$”的记号，表示需要再次采血。因为是医学术语，又用的是片假名，我还是看得一头雾水。回到家里赶紧找来日英字典，又从英语翻到汉语“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低下”出现在眼前，进一步查阅才知道这就是“呆小儿”或“侏儒”。

“什么？我那五官端正且白白胖胖的儿子会是‘呆小儿’？”

已经做了母亲的我尽管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感觉，但仔细端详我的宝贝，我还是没有看出异常。这时，孩儿他爹也劝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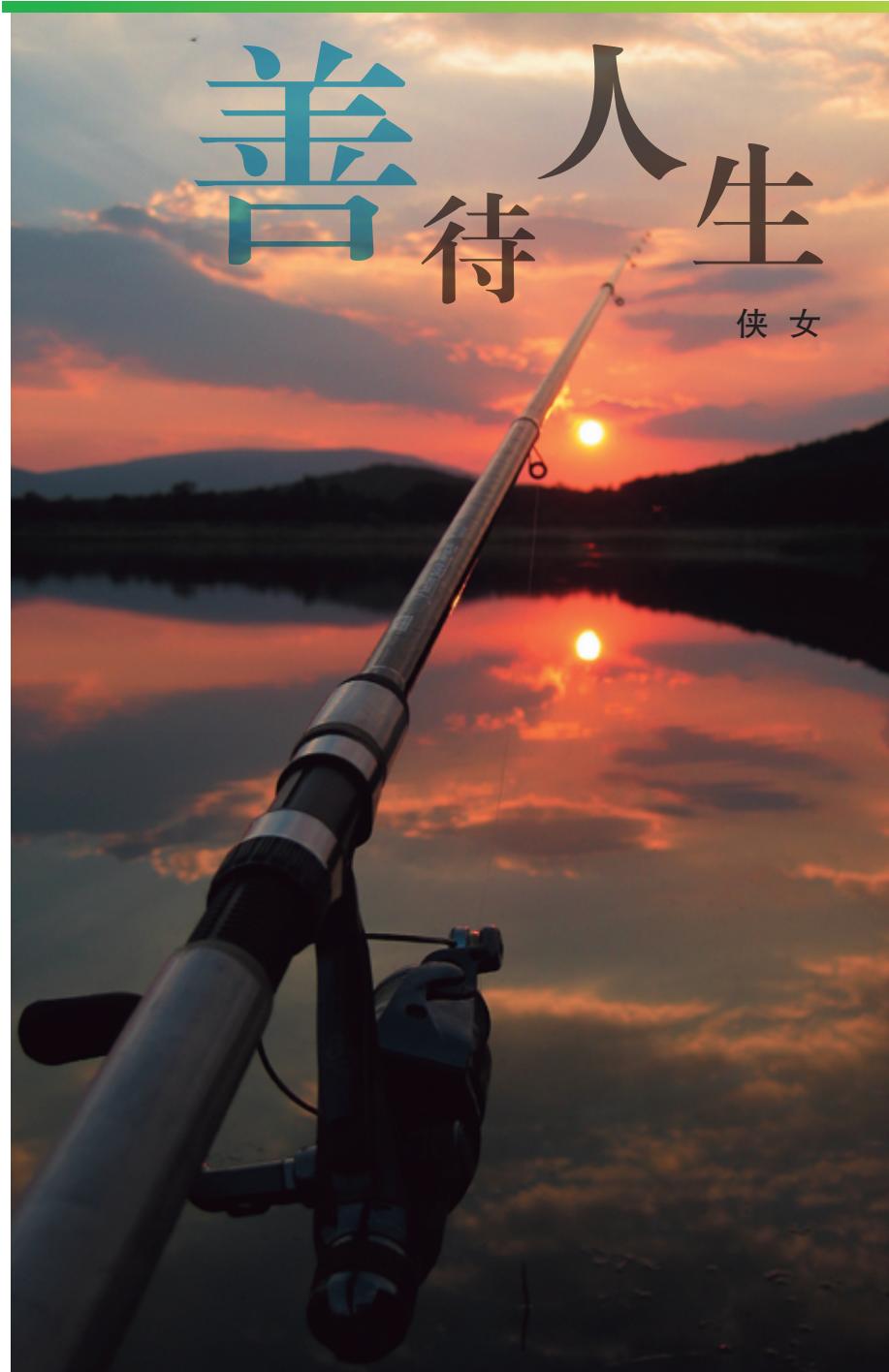
“不会的。新生儿很多指标都不稳定”

但我还是心神不定。想到过去很多人都给孩子起贱名就为了好养活，也就突然想到了“点点”，不是说孩子长不大吗，那我们就叫他“点点”，看看他到底

能不能长大。因为孩子很乖，而且我在医院里也掌握了各种知识，特别是多次在喂奶前观看“大合唱”，对于孩子的“独唱”已不再感到慌乱。这样，在孩儿他爹没有休一天“产假”，夜里完全是我自己照料孩子及白天由母亲帮助下，我们度过了月子。到满月检查时，医生宣布“呆小儿”警报解除，孩子在月子中长了3公斤和3厘米，在所有同期的孩子中，我们的点点长得最好。

就这样点点在慢慢地长大，但是那名字却沿用下来了。

（待续）



中秋将至，一年中的大半已过，而过去的这大半年，多是在回忆中渡过。年初家中的电话，不管是我的同学，还是先生的同学，谈的都是何时，何地能够重聚。

是啊，生命的路程走到现在，忙的鸡飞狗跳的阶段基本已经结束。尽管现在说老不老，说年青又不年青，但生命的有限和短暂已经不再朦胧；大家也该有闲情，也有必要回头重温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和曾有过的梦……

5月底我们77生化班在美同学终于在班长家一聚。7月初，又借家属的关系，参加了物理系77级的聚会。这二十年之后的重聚，真像是打开一幅年代久远的画卷，而随之展开的是本已陈封了的记忆，和随着这些记忆的重新开启而带来的纷乱的思绪。但尽管思绪飞扬如风，最终还是如风般散去。

昨日读了我班才女和才子聚会后的几篇大作，先是感动，进而产生感想，现在来谈谈感受。

先说才女。她的文章，载着快乐，诙谐，安逸和清新。即有冷然的清醒，又有超逸的豁达。随着她思想和感情的羽翼，让我们重温刚过去的昨天，又带我们回到遥远的过去。即使那些时过境迁的微小细节，被她淋漓尽致地描画出来，都闪烁着青春的热情和美丽。那些当年做过的津津有味儿，如今不肖去干的事情，在她的笔下，似乎无情；但涓涓滴滴的超常记忆，自有情在其中！一篇感人的文章，一定有一份真情存在。没有感情这个因素，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

再看我们才子班长，也是用了他的真情！你看，他以“婉曲动人之情怀，弘丽隽妙之谈吐，豪放庞博之气势，谈古论今之博才”，带领我们，情牵过往，忆想从前。真是让我们爽了一回，也把我们震了一回。在



他的文章里，字里行间，也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腹有诗书华自升”。几件平凡的小事，被他加以诗情和智慧的描绘，就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即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心生感叹。然而在感叹之余，在他文章的前言后语中，我读出了一些伤感。也可能不是他伤感，而是很多感动都透着一丝苍凉。

记得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那是人人经历的一个过程。现在人生已走到了盛年，欲望和梦幻都该换个模式。刻意于年青时的梦，那只是在滚滚逝水中刻舟求剑而已。而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意义，或许都只是尽力而为吧。至于岁月带给我们的一如雨后春笋般的华发，如阳光般灿烂的皱纹，这也是生命的必然和无奈。当我们站在残花丛前，就完全可以领略到这种无奈。对于什么叫成功，谁又能给它一个真正的定义。

两个月前，我们几家朋友一起在湖边野餐。那里有一个丁字型的桥台，为钓鱼人所建。朋友们都带着钓鱼的工具，于夕阳西斜后纷纷甩杆。我是第一次钓鱼，也是最没耐心此事的人。鱼钩刚一入水，就目不转睛的盯着那漂儿，心里盼着来条大鱼。可是左盼右盼，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大鱼不到，小鱼也不来。十分钟没动静，我已经急的哇哇乱叫；再十分钟过去，对我来说这不是钓鱼，而是受煎熬。正在我急的抓耳挠腮之际，一队人马——三个美国老头，外加三条大狗，雄纠纠气昂昂的走了过来。那股凛然之势，很有摄人之威。主人威风，连狗都很酷。从他们的装备看，是很正规化的部队。一人几根漂亮的鱼杆，人手一个大匣子。打开后里面层峦叠嶂，什么鱼钩了，以假乱真的诱饵……，反正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还带了折叠椅和油灯，这一定是准备夜战了。

只见老人们把东西摆放好后，便分别拉开姿势开钓。那优美的甩杆动作，真是漂亮！再想我刚才，甩杆跟甩铁饼一样，使出全身的劲，站的又太靠水边，一个重心不稳，差点栽到水里。要不是旁边人的眼急手快，那就不是我钓鱼，而是我以身喂鱼了。再看老人们把鱼杆固定好位置，打开折叠椅，半躺半坐，开始悠闲的，边等着鱼咬钩，边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了起来。那三只大狗，也在各自的主人旁边趴下，并睁着一双充满自信的大眼睛，爱理不理的东瞄一下，西看一下。这温馨的画面深深打动了我，立刻冲了过去，先跟狗们说声：Hi！又跟主人们说声：Hello！那以后的四个多小时，我一直混在这老人和狗的队伍里，看他们钓鱼，听他们闲聊……。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充满快乐。我体会到，尽管钓鱼是他们的目地，但结果如何，钓了多少鱼，已不能界定他们此行动的价值了。其过程本深亦是一种享受。钓鱼的同时，也在钓一种心情！多少年前，我曾看过柳宗元的一首诗，记得其中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时我根本不理解的意境，今天我理解了，那蓑笠翁也是在钓一种心情——一种宁静中等待的心情。

我在想，人生的某些过程是否也如钓鱼呢？尽管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是你的装备而已；你的目地，你的理想，以至结果如何，鱼之多少，那只能是时也，运也，命也！就算你有最精良的装备，可能也达不到你预期的理想。与其为之烦恼，不如在有备而来；尽力而为后，剩下的就是心平气和，享受那落日的余晖，那初升的新月……这不就是享受了生命的过程吗？！

最近我常上吉大海外校友网（只是潜水而已），看到许多，也感慨许多。在网路上，大家陶然忘忧。没有什么成功，失败，高低，贵贱之分，旨在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一本书，一篇好文章，一张照片，一首歌曲，一份菜谱。你才高八斗也好，十八斗也罢，大家分享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辛苦与甘甜。

我深信人世间最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最古老的享受。你不觉得，在夜幕之下，那万家灯火汇聚的就是人类最根本的温馨与归宿吗？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和欢笑都不是永远……

让我们善待自己！善待人生！

有一首很喜欢的词（朱希真<西江月>），送给大家共赏：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